

月亮之戰

光與暗  
之戰  
2





# 光與暗 之戰

2011

月亮之戰



## 目 錄

第一章	水武士	6	第八章	重聚	110
第二章	結盟	22	第九章	心之所繫	124
第三章	回歸	32	第十章	決裂	148
第四章	最可怕的生物	52	第十一章	決戰前夕	160
第五章	世紀風暴	64	第十二章	復仇	172
第六章	與風激戰	76	第十三章	月亮之戰	182
第七章	影子聯盟	90	第十四章	愛在危海末日時	194

## 第一章

# 水武士

遠古時期，宇宙有很多不同的種族，他們會互相攻擊，掠奪對方的資源，甚至把對方滅絕。但在眾多種族中，其中七個種族在宇宙中為最強盛，他們分別是龍族、蝠族、狼族、鷹族、熊族、蛇族和人類。這七族的首領都超凡出眾，一般生物只擁有五感，但他們卻擁有超乎所有生物的第七感，他們能提取宇宙中的力量，因此擁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

七個種族在這七位武士帶領下，成為了宇宙最強的種族，亦由於彼此的勢力相若，宇宙暫時得到了平衡及和平。這七位首領亦被稱為宇宙七武士。

這七位武士能從宇宙中的七種元素：水、火、土、風、雪、電、光中取得能量。龍族的水武士從海洋獲取力量、蝠族的火武士擁有火的力量、狼族的土武士能借取土地的力量，而熊族的寒武士、鷹族的風武士、蛇族的電武士就分別能借取寒冰的力量、風的力量和雷電的力量。至於人類的光武士就能借取光的能量。

七武士中，火武士、水武士、土武士和光武士的力量較強，其他三位就略遜一籌，但他們大致勢均力敵。所以七位武

士和七個種族令宇宙得到某程度的平衡。七族及其他各族之間的和平亦因此維持了很多年。但後來狼族慢慢壯大，到處侵略宇宙各個星球，又與蝠族和蛇族聯盟，勢力大增。眼看三族即將統治宇宙，光武士及時進化，打敗了各族的武士，令宇宙重新得到和平。

這和平又維持了一段長的時間，直至宇宙幽靈——暗魅出現。

暗魅不單止打敗了光武士，更打敗了其他六位武士，之後暗魅的能力更有所提升，各武士再難以與他匹敵。他縱容狼族，讓其侵略及屠殺相對人數較少又反對他的熊族，另一個反對他的龍族也差點慘遭滅族。宇宙中再沒有人有能力與他匹敵，也再沒有人膽敢挑戰他的統治。

此後暗魅選擇了一個星球用來展示他的戰利品，他在這個星球建立了一個動物園，也不知道他用了哪種方法，能令活捉回來的人的能力退化，然後再把被他征服的各族群中每個品種放在其中，以供他觀賞。這個動物園內珍藏了各族的生物，有蝙蝠、狼、熊、鷹、蛇，還有人類。只是龍族為對抗暗魅造成大量死傷，只剩下少數的龍族人在逃亡，暗魅未能活捉並放進他的動物園內。動物園內當然還包括宇宙其他各種少數民族。而這些在動物園內的種族，早已失去了原來的力量，就像家畜般被放置在動物園裡生活。

這宇宙動物園當然就是地球！

摩比就是熊族傳承下來的寒武士，而我就是上天揀選的人類光武士。這些都是摩比跟我說的。

對於暗魅這位宇宙幽靈來說，我的出現對他構成了威脅，所以他指令狼族來對付我，並且縱容狼族，容許他們侵略地球。面對這危機，我結束了我的訓練，與保羅和摩比出發去尋找盟友，也就是龍族的水武士。

於是我們會合仍在太空船的保羅，他們好像早就相識似的，也不用我多介紹。保羅本就是帶點神秘，但既然已確定他是一心幫助我的，其餘的事我也覺得不太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對我來說只要分清敵我就已經足夠，我對別人的事也從不深究，就像我也從不喜歡向人訴說自己的往事。其實在星球訓練時我曾多次用登陸船聯絡保羅，希望他也登陸星球，說我可以用靈力幫助他登陸，而摩比可調教冰洞內的溫度，足以讓他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但他說不想騷擾我練習，他在太空船上生活得很好，叫我不理會他。

我們會合後，輾轉經過數天的旅程，終於到達蟲洞。航程中，摩比仍不時改進我的武術，雖然這刻我的靈力和劍術已和摩比相差不遠，但我仍然可以從他的身上學到重要的東西，就是各種使用靈力的竅門。

龍族居住的星球叫 KP84C，由於離 TY571 達數光年（以光的速度也要行走一年時間的距離稱作光年），所以如果要短時間到達，就不能單靠地球研發的火箭引擎，而是要靠蟲洞。

蟲洞是一種神奇現象，將宇宙的不同空間連接起來，可以想像一張白紙的兩個對角本來相距極遠（相對紙張長度而言），但只要把它打斜對摺，兩點就能接合，距離就大大縮短了，這就正是蟲洞的神奇功能。只是蟲洞並不穩定，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所以想通過蟲洞，就要尋找適當的時機，在它穩定時穿越。


太空船駛到一個蟲洞口，眼前只見球狀的蟲洞，我有點驚訝，問保羅說：「為甚麼蟲洞不是管狀，而是球狀的？」

「因為當高維度（超越三維）的形狀投射到三維時，點的最大維度表述就正正是球狀。」保羅答。

我似懂非懂，但沒有再追問這個問題，「這蟲洞現在真的可以穿過嗎？」我問，穿越蟲洞對於我這個地球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經驗。

「當然，若不利用蟲洞，就趕不及在狼人侵襲前趕回地球。放心，挺安全的。」保羅說。

不久我們就穿過了蟲洞來到宇宙的另一端，然後再過了約一天航程，我們終於接近龍族聚居的星球。這是個甚為奇怪的星球，在地球上，大氣層是在上方，陸地和海洋都在下方。但在這星球，主要的陸地還是在下面的，只是在大氣層之上竟然有流動的海洋，是海洋，而非雲海！而在這空中海洋之上又有大型的浮石，一塊塊的浮在海面上，甚至海洋中竟還有河流。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異的景象。



保羅跟我說：「龍族人都是生活在海洋之中，所以精於借取海洋的力量。當然他們的海洋並不只包含我們地球人日常飲用的水，還有很多地球上沒有的元素。你在他們的海洋中還可以看到他們的「聖河」。說罷，保羅指向空中一大片像雲一樣漂浮著的海洋，遠看這海洋，真的有條河在其中流動。」

「在海中竟然還有河？」

「是的，我不是說過他們的海洋並不只有水，還包含各種奇特的流體原素和化合物，它們各有不同的密度，所以他們的海洋不是單單一層，而是有多層的，就像你把火酒和油倒在水面上，它們也會漸漸分作三層。」

「即使這樣，若水不能流動，最多也不過是海中湖，怎麼會是河呢？」

「的確是河，這河首尾相連，河水還會不停流動。而且非常奇特，河水不會溢出海洋，海洋的水也不會滲進聖河。有一種神奇的物質在他們聖河之中流動著，讓河水除了能遮蓋靈力，亦能延續生命，所以這河水被龍族視為最神聖的東西。他們會在河中為初生的龍族嬰孩洗禮，而當他們的首領死後，又會把骨灰撒在聖河中，象徵生命源於聖河，終結時又回歸聖河！打個比喻，如果將這海洋比作一個心臟，這聖河就像一條主動脈！」

「如果聖河可以延續生命，那為甚麼龍族的人還是會死？還有，把骨灰撒在河中豈不是會污染聖河？」

「不是的，這河水只能短暫地延續生命，小則可能是數小時，最多也不過一星期。另外他們也只會把領袖的骨灰撒於聖河，聖河中雖然沒有魚，但有微生物會把骨灰消化分解。」

「那河水豈不是一種寶物？」

「當然是，所以狼族才會千方百計想要侵略這個星球。本來在狼族的侵襲下，龍族已逃離到別的星球，而這裡亦被狼族據為己有。只是狼族是狩獵的種族，這星球上林林種種的生物大多聚居在海洋之中，陸地上的生物反而不多。偏偏狼族又不曉飛，無法於海中狩獵。而且他們又過於自傲，自恃自己戰力非凡，從來都沒有倚靠或發展科技。除了要跨星際戰爭時用到太空戰艦，平時絕少使用，甚至輕視科技，認為弱者才要倚靠科技。狼族自始到終都只是原始的狩獵民族，由於難以捕捉海中的生物，最後他們還是捨這星球而去，而他們離去後，龍族就偷偷回來，雖然知道這很危險，但龍族始終無法捨棄他們的聖地。」

我點點頭，對這聖河和奇特的現象大感好奇。這些元素的確奇異，因為在地球上任何液體的密度都高於氣體元素的密度，所以地球上的海洋絕不會浮在天空上，天空上的雲雖然有水點霧氣，但亦不會聚合成海，若多了就會化作雨點灑落地上，而浮石更不可能漂浮在天空之上。我想如果地球的商人看到這樣的景象，必定千方百計要來此星球採礦，可以想像這種比氣體密度還要低的浮石和海水都肯定價值連城，更莫談聖河

中能延續生命的聖水。

保羅再次留在太空船，沒有跟隨我們登陸，因為這星球的環境雖然沒有 TY571 那麼極端，但也危機處處，有不少怪異的生物，而且還有一種恐怖的寄生生物。他說若他一起登陸，反而會令我分心照顧，因為只有我和摩比的靈力才能確保自身安全。於是我和摩比就準備登陸。臨行前保羅叮囑我一定要小心，我有點大惑不解，問：「不是要去見盟友嗎？」

「這刻還不是。」

原來我們來是嘗試結盟，而不是來會見盟友！

不久我們的登陸船已登陸在星球表面，這所謂的表面並不是這星球的陸地，而是空中海洋上的一片浮石，因在上空看來，這海洋連綿長達數十萬公里，差不多把所有陸地都覆蓋著，就是在太空中也難以看到海洋下的陸地。能近距離看到空中的海洋和浮石，我頗感興趣，但當然現在不是旅遊，增廣見聞的時候，反之我隱約感到前面危機重重。摩比想穿過海洋，登陸真正的陸地，但在這無盡的海洋上，這刻我們站在浮石上根本完全看不到盡頭，究竟要如何到達陸地，我實在摸不著頭腦。另外，摩比說這海洋足足有數千公里的厚度，他說海洋是龍族人的聖地，貿然穿過是極度危險。而且海中還有各種生物和猛獸，所以每走一步都必需謹慎小心。

海面上有多塊浮石，我們登陸的這片浮石似冰又似石，實在不知是由哪種物質組成。登陸船本來就不大，但降落後浮

石上的空間卻所餘無幾，起初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不選擇一塊較大的浮石登陸。但這刻，我就明白，我們在此登陸的原因正正是因為這浮石細小，所以移動起來時更為靈活輕巧，摩比用他的靈力控制它在海洋上任意移動。這海洋不時都會刮起大風浪，但這浮石就像一塊滑浪板，在摩比的控制下，在海洋上不斷漂移，就好像一葉輕舟在大海上漂浮一樣，就算風浪不斷，這葉輕舟仍能輕巧前進。

「我們要去哪裡？」

「在海上太危險！我在找尋旋渦！」

「旋渦！」我心想這豈不是更危險。

「旋渦是唯一通到地面的途徑，但它不會長久打開，並會不斷轉換地方。所以難以用太空船直接登陸，必須先停留在海洋上，再去尋找，找著就要把握那一瞬間進入的機會。」

「但旋渦不是海洋上最危險的嗎？」我忍不住問。

「的確有危險性，但這是唯一能通向陸地的途徑。在這星球要到達陸地才會較安全。在龍族人的海洋上會比在陸地危險十倍、一百倍！」我想不到此行竟然會危險重重。

突然摩比說：「就在那裡！」說著運用靈力把浮石急速駛過去。原來旋渦並不是地球上會令船隻掉入深海的那種，這裡的旋渦是氣旋渦，透過旋渦中心的洞口就可以直望萬里之下的地面，這的確是在這洋洋萬里的海洋中最適合到達地面的方法。

但就在此時，海上突然刮起軒然大波，不單是極大的浪，更有多條水龍捲徒然捲起，浮石在這大風浪中，看似瞬間就會傾覆沉沒。

眼看大浪從各方鋪天蓋地而至，我運起靈力築起保護罩保護我倆和浮石。摩比仍盡力控制浮石駛向旋渦。但眼前突然刮起一個高達十數公里的超級大浪，轉眼就把我們的浮石打翻。由於我已築起保護罩，所以我們就如一個小氣泡般打進了海中心一樣，瞬間幾股激流令我們的小氣泡急速旋轉，我不禁有點頭昏腦脹。這刻我們就像一只陀螺般急速旋轉，我想即使是地球上最強力的離心機也辦不到。若不是摩比用靈力把我們固定在保護罩氣泡中，我可能真的會昏厥。

四方八面的海浪一起沖來，擠壓我們的氣泡，我運盡靈力抵擋，卻感到保護罩快要支撐不住了。我本可以借取周遭一切事物的能量，但不知怎的，我在海裡全然不能借取海水的能量，甚至連海洋之外的事物也難以感應。我不知還能支撐多久，我期盼摩比運用靈力加入，強化我的保護罩。

哪知就在此時，摩比真的使用他的靈力，不過不是加強我的保護罩，而是在我的保護罩打開個缺口，由於事出突然，我的保護罩就被他的靈力突破了。這刻就像一個大氣球突然被擠破，氣壓從破口急擠排出，我們兩個就從破口急速射出。原來摩比看準有一個水龍捲在左近，就把我們射向水龍捲處。

瞬間我們已射到水龍捲處，水龍捲再把我們捲離海洋到了高空，亦即星球大氣的較外層。跟著摩比指著一個最近的旋渦

對我說：「跳！」我也來不及細想，就跟他一跳，穿過了旋渦，跟著急速墜落。

由萬多里高空直墜下來，下墜的速度越來越大，這次摩比築起防護罩保護我們，但我實在不知道防護罩是否足夠抵消下墜的巨大衝擊力。當我離開海洋後，我就感覺到我的力量霎時全部回來了。就在離地約三四百呎時，我突然突破防護罩的上方，提起激光劍在頭頂急速揮動旋轉，我一手拉著摩比，一邊急速揮劍，就像螺旋槳般急劇旋轉，因我明白防護罩並不一定能保護我們。我也運用靈力令氣流加速我們旋轉，果然在我揮劍急旋之下，我們下墜之力就大大減緩。然而急速旋轉令我有些頭暈，不過之前在海洋已經歷過一次，這刻我亦能適應下來。在接近地面時，我們利用靈力就能輕鬆著陸在地。

安全著陸後，摩比向我微微一笑。跟著他就利用激光斧在地上刻畫圖案，他在地上刻的圖畫非常大，就算身處在天空的海洋中想必也能看見。在他畫圖畫的時候，我望向天空的海洋，發現原來這海洋的底部竟然也有浮石，我也猶疑是否應改叫它沉石，因為它神奇之處是它連接於海洋的底部，但卻又在天空之上。而且更神奇的是在這些沉石上（正確來說是之下）生長著一顆顆的樹木，這些樹木單看一眼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只是倒轉掛著，攀附在空中的浮石（沉石）下。我想這些樹的根應有倒鉤以至它不會掉下來。但當我多看一會時就更覺詭異，因為我發現這些樹的樹桿竟然會移動，不是隨風飄動，



也不是不斷的移動，而是伺機而動。詭異的情景就是我看到空中有一隻像雀鳥的生物飛過樹下，突然被樹桿一把抓住，然後樹桿的頂端（或是倒轉後的底部）突然張開大口，把飛鳥吞吃。這竟然是食肉的大樹，我真的大開眼界。

我再望向海的深處，更是大吃一驚，海洋中的聖河，流動著的河水竟然是淡紅色的，這刻的聖河就像人的血管在體內流動一樣。藍海中有紅河，真的不可思議。但就在這時，摩比已畫完圖案。

我完全看不懂摩比刻畫了甚麼圖案。在他停筆後就問他這些圖案是甚麼意思。

摩比說：「這是龍族的文字。」

原來這就是龍族的文字。果然過了不久，就有一條龍從海洋飛到地面。這條龍不像西方的龍，而是似東方的龍。其實兩者的頭部都非常相近，亦同樣有角，最大的分別是西方的龍有翼，並且會噴火；東方的龍沒有翼，身形更修長，體形有點像蛇，亦不會噴火，雖然都會飛，但卻是活躍在水中。

不久這條龍已飛到我們面前，其實龍族和熊族也相若，保羅曾經對我說過，熊族人就像地球上的熊，只不過他們會雙腳行走，並且能手拿武器，當然能說話也能思考。熊族當中也有一些熊人不是全白，而是灰色和黑色的，只有某些部族的熊族人才是純白色的，就像地球上也有不同種族的人。而龍族人就像東方傳說中的龍，只不過也是能雙腳站立、手拿武器。傳說

東方的龍居於海，是水中之王；西方的龍則翱翔天際，其噴出之火無堅不摧。其實西方的龍就是龍族人和蝠族人的混種，因此有翼，亦會噴火。我們地球上東西方都各有傳說，古人能想像這些生物的形象，因為這不是出於他們的想像，而是我們的祖先的確曾見過，所以才能描繪出這樣的龍。

「卡卡迪達，很久不見了！」摩比對那龍族人說。

我一聽就知道眼前的就是龍族的水武士，因保羅早跟我提過他的名字。每族都只能有一位全能武士，奧利伊亞·卡卡迪達正是龍族的全能武士。這種全能武士，每族都不可能有一位，更莫說有三、四位，因為每當一位武士進化至接近成為全能武士時，就會窒礙其他武士吸取宇宙的靈力，抑制對手的第七感發展，繼而令兩者進化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彼此靈力的差距亦會漸遠，所以每族都可以有很多戰士（都懂得運用靈力的），但全能武士就只有一個，排第二位的戰士最終的能力只達到全能武士的八、九成。但這非全能武士刻意為之，全屬自然發生，至於為何會這樣？我當然不知道，摩比和保羅亦沒有跟我說，或許就連他們也不知道原因。

「你還有臉來見我。」卡卡迪達輕描淡寫地說。卡卡迪達說的不是地球的語言，但不知怎的，他的話語就像會鑽進我的腦中，每句我都能聽明白。原來靈力高的，即使不發一言，也能透過靈力互相溝通，所以語言不同亦無礙，不過靈力溝通一般是單對單，除非卡卡迪達同時向兩人說話，否則摩比也不知

道卡卡迪達和我說了甚麼。而摩比卻懂得多族語言，為了遷就我，就常用地球的語言跟我說話。

「我來就是要把這條命償還給你！」

我聽後立時心感不妙，說是來找盟友，哪知原來不單止未結盟，竟還是敵人？我們來並不是尋找同盟，而是為所結的怨償命？

「哼！」

「我對不起你，但為了我的族人，我實在迫不得已！我這條命本來早該償還予你，但在這之前，我必需先完成一事。」摩比繼續說。

「那你還敢來這裡送死！」卡卡迪達冷冷的說。

「只要你再幫我一件事，我就會安然送上我的性命，任由宰割。」

「不論是甚麼事，我也不感興趣，但你的命當然要留下。」

「不！這事你必定會感興趣的，就是向暗魅報仇！」

「少發夢！如果你我聯手能打敗暗魅，我們還會落得現在的下場？」

「你我聯手的確不可以，但再加上他就或許可以！」說罷指向我。

我大感尷尬，完全沒有預料到他會這麼說。我連忙搖頭說：「其實我不太清楚暗魅是誰，只知道他是個極厲害的人，

也是宇宙的統治者。我當然也絕對不是他的對手！」而我亦沒有興趣聯手對抗暗魅。

卡卡迪達沒有理會我的話，而是不斷打量我：「想不到過了這麼久，人類會再次有光武士，不過在我看來，他離全能光武士的極致還差甚遠！」

「的確還有些少距離，但已相當接近，你可以試試他。」摩比說。


我慌忙搖手，我對摩比的吹噓渾身不自在，剛想表示自己並非他的對手，但尚未開口，摩比就用手勢止住了我，並同時用靈力跟我說：「信我！暫時不要說話。」他再向卡卡迪達說：「我跟你打一個賭！」

「打甚麼賭？」

「你若打敗他，他就掉頭走，我就留下我的性命給你！但若他打敗了你，你必需幫助我們對抗暗魅。事成後我的命仍歸你！有膽量應戰嗎？」

那我呢？摩比好像完全沒有理會我，更莫說諮詢我的意願。我剛想反對，他再次揮手制止我說話。我只能一臉無奈，不禁於心內自問，究竟我要被騙多少次？現在還要勉強我出戰，我實在感到有點委屈。只不過經過這麼多的訓練，我也有興趣知道我和負有盛名的水武士實力差距究竟有多遠，所以這刻心內禁不住不斷思考若真與卡卡迪達對戰應如何應對。

「如何？」



「我根本沒興趣跟你打賭！只是我也想看看人類的光武士究竟有多厲害。好吧！你就試試打敗我。」卡卡迪達望著我說。

卡卡迪達說完，摩比就把我拉過一旁說：「你必須打敗他，龍族會是我們最有力的盟友，無論你是想要救地球，或是只想為母親報仇，這個盟友也絕不能少！如果你此刻退縮，現在大可離開，我絕不會阻攔，但報仇的事以後也不要再提，我和保羅亦不會再幫助你。」

這話既像威迫，也像利誘，但我一心為母報仇，也想試一試自己的實力，心中躍躍欲試。但這是賭命的戰鬥，我可不願為摩比的性命負責。

摩比就猜到我的想法，說：「你不用為我的性命負責！這是我和他之間的恩怨。你只要打敗他，達成你復仇的願望就可以，其他的一切，你不用多想。難道你不想復仇嗎？」

復仇是我這刻唯一的目標，我不再多想，但還是向摩比說出了我的心底話：「我要如何才能打敗他呢？」

「謹記我所教你的，只要不落入水中，再伺機行事，你就會有一定的機會！」

## 第二章

### 結盟

我對拯救地球不甚了了，但仇恨和憤怒卻一直是我的生存動力，只要想到母親，我心裡就有無比勇氣。這刻我雖然自覺全無勝算，但還是鼓足勇氣、一無所懼、竭力為之。

龍族水武士用的武器是藍色激光鞭，我們日常所見的光線都是直線前進的，但愛因斯坦告訴我們，光線會被星體這樣巨大的重力影響而變成曲線前進。只是這一條沒有甚麼重量的激光鞭竟能令光線彎曲，我猜想這條激光鞭應該是用了些特殊的反射及折射裝置，才能令激光捲曲成鞭的。但這還不是它最特別之處，它最特別之處是可以捲曲成一個激光大圓盾。當它捲曲時，鞭的手柄會放在中間成為盾牌的手柄，然後鞭會由中間向外一圈圈的捲曲，形成一個大圓盾。摩比說宇宙中的武器都不能打破這個盾，看來這既能攻又能守的激光鞭實在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武器。

我還未擺好陣式，卡卡迪達就攻過來，我完全沒想過他說打就打。由於失了先機，霎時就落於下風，一直被她壓著來打。卡卡迪達把激光鞭使得如風似雪，攻勢猶像狂風落葉，我急忙揮動激光劍擋格，但在他猛烈的攻擊之下，連一口氣也喘

不過來。我苦苦支撐著，連勉力反擊的機會也沒有，實在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落敗看來難以避免。但就在此時，摩比突然走到卡卡迪達身後，亮起他的激光斧揮舞。

卡卡迪達立時轉身，對他說：「想兩個打我一個嗎？也不打緊，放馬過來就可以！」

「當然不是，我們豈會兩個打你一個！」摩比說：「只是剛剛有隻討厭的鐮刀鳥飛過，我只想把他趕走吧！」說著向遠處天空一指，好像真的有雀鳥在飛。摩比所說的鐮刀鳥是當地特有的生物，身軀和地球上一般的鷹相近，只是除了兩爪，鳥翼的頂端還長出一對如螳螂的鐮刀前臂，用以捕殺獵物，是一種非常兇猛的生物。

我和卡卡迪達都知道他在說假，但就是這樣稍為停頓一下，我終於能喘一口氣，而且在首輪攻勢後，我開始對他的進攻招數略有認識。當卡卡迪達再次進攻時，我沉穩應戰，不勉強自己反擊，而是全力運劍防守。一心想看清他的打法和威力再進攻，由於已緩過氣來，再加上專注防守，一時間卡卡迪達竟也不能奈我如何。

這時我倆一個主攻、一個主守，成了僵持之勢，我把這個月來所學的，以及摩比和我對練的經驗都發揮至淋漓盡致，把激光劍耍得滴水不漏。其實我答應接戰，除了為了復仇，也希望測試一下自己的實力。這刻透過激戰，我的靈力和劍術竟在不知不覺間都有所提升，這可能就是所謂「寓賽於操」，透過

實戰不斷提升戰鬥力。而我有種遇強越強的特質，原本我和卡卡迪達的實力可能還有相當的差距，但這刻我把我的第七感、戰鬥力提升至極致，恰恰和卡卡迪達打得旗鼓相當。當然我已是全力施為，而水武士卻是留有餘力。但能和水武士打成平手也令我相當鼓舞。

若果我堅持只守不攻，而卡卡迪達又不冒進。這種僵持的狀態看來可能要打上數天，甚至數星期。但不知怎的，卡卡迪達突然失足，我立刻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轉守為攻，刺、斬、砍，以不同的招式不斷的揮劍狂攻。戰情立時反轉，卡卡迪達唯有轉攻為守，把鞭回捲成盾，這激光盾果然是非凡之物，完全無隙可尋。但我難得能轉守為攻，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這機會，仍不斷的強攻。我不斷變招也無法攻入，故又轉為鬥快，一劍比一劍快，旁人用肉眼根本看不清我如何出劍。我出劍能如此之快，除了這刻的體質已遠超常人，更是仗著用手腕使劍，而不是手臂使劍。如要揮劍斬劈，就必需使用手臂。但如果只運劍急刺，我只需抖動手腕，一瞬間就能刺出多劍。

卡卡迪達的激光盾確是堅固，但執盾的他易守難攻，這樣我就穩佔上風。而且我的劍比他的盾靈巧，我不斷嘗試以劍繞過他的盾，眼看我的劍快要攻入卡卡迪達的鞭盾，他突然一躍而起，直衝雲霄，這刻他的下方就出現了破綻。

我見機不可失，立時急躍追上。摩比急叫：「小心！」

但就在我接近他的時候，他突然化盾為鞭，把激光鞭向我

抽來，我自然的舉劍格開，哪知他這鞭並不是要向我攻擊，而是以他的鞭將我的劍裹纏著，然後一把將我甩向海洋。他這一甩的力度非同小可，我直飛至高空中千里之上，原來他刻意示弱只是個圈套，想騙我追近至天空的海洋，然後伺機把我甩入海洋中。但海洋離地達萬里之遙，就算他這一擲如何力大，又怎能飛越萬里呢？哪知我還離海洋尚遠時，突然間落下傾盤大雨來，霎時四周都是雨水。而且這雨奇特異常，一部分是從海洋向下灑，另一些竟是從地上向上灑的，因為海洋內的水化成雨會向下灑，但部分的雨還未落到地上，又會轉而向上灑回海洋。

正當我以為我會從空中墮下之際，卡卡迪達再度重施故技，同樣以鞭一捲一甩，把我再擲上千里之上。本來我這次已有所準備，他要把我擲入海洋，並不容易。但不知怎的，四周的雨水令我靈力銳減，我竟然避不過他一擲再擲，不過四五次，就被卡卡迪達擲入海洋中。

一落入海洋我就心知不妙，我的口鼻入水，呼吸困難，立時想逃出海洋。但這時一張龐然大口竟然向我噬來，我來不及多想，連忙把激光劍急耍，一下子把面前的龐然大物的兩顆巨牙砍了下來，那龐然大物受了傷後，就掉頭走開了。我這時才發現這龐然大物有點像地球上的史前生物——滄龍，我實在不知道牠是甚麼生物，或許這就是舊約聖經中約伯記的利維坦（Leviathan）（或譯作鱷魚），又或是北歐神話的耶夢加得

(Jormungandr)，我就暫且叫牠作滄龍吧！我還在擔心在水中會窒息，但就只一刻間，竟然已能重新呼吸，我大惑不解，卻不知道在這短短時間，我已進化了，耳後、腋下、背後也長出了鰓，而水中有氧氣，鰓令我在水中呼吸。

這時卡卡迪達已到了水中，但他沒有立刻攻擊，反而靜看我如何對抗滄龍。滄龍被我擊退後，轉瞬又再重新向我游過來，似乎誓要把我吃進肚裡才肯罷休。我揮動激光劍嚇阻滄龍，滄龍剛吃過激光劍的苦頭，果真不敢游近，但我心想這不是辦法，卡卡迪達在一旁伺機，這樣打下去，這場戰役我必輸無疑。

這時我回想到保羅的話，所有全能武士都能與萬物連結、控制及借取其能量。但人類的光武士與其他六位武士有所不同，光武士能控制生物的心靈。我此前一直沒試過，這時突然想起，雖或許有點冒險，但危急關頭，我也不作多想，立刻嘗試。

我運用第七感與滄龍連接，想控制牠停止攻擊。但要控制生物而不是死物，就要看那生物的力量有多強大，如果那生物的力量強大，要控制牠就絕不容易，就如同麻醉大象所要的麻醉藥遠比麻醉狗隻的多。我這能力才初次使用，如何能控制這力量強大的生物呢？但縱然如此，我的靈力對牠還是起了作用，此刻滄龍已暫停攻擊，在我四周游走，似是轉而觀察我這獵物。

在這困局下，我突然看到遠處有一大群不知名小魚，我靈機一動，就運用靈力想要控制小魚群游過來。果然小魚容易控制得多，但由於數目極多，能否一次過控制全部，又是另一個疑問。但幸好的是當前面一小束小魚群被我控制游來時，其他的小魚竟也一起跟著來。不一會小魚群就把我包圍，看來這些小魚都是群體活動的，我只控制了一小批，另一些就都跟隨加入。但這刻魚群的數目還是不夠多，我再控制左近的魚群不斷加入。就這樣，我和魚群漸漸變作了一條超級大魚。果然這是自然界的定律，生物都不會貿然攻擊比自己更大的生物，眼前這龐然大物，雖然力量強大，但智慧明顯不太高，輕易被我騙倒，最後這滄龍就捨我遠去。這刻我望向身邊的小魚，不禁嚇了一跳，莫要以為這些只是普通小魚，沒有殺傷力。原來每條小魚都滿口尖牙，就像在亞馬遜河裡的食人鯧一樣，我想只要給牠咬一口，就即時血流如注，如給一群咬上，定然會喪命。我也不知道地球上的淡水魚為何會出現在這片海洋，也無暇深究。我急忙控制這些小魚，讓牠們離我而去，我捏了一把冷汗，幸好我能控制這群小魚。

瞥眼間，我見卡卡迪達面露奇異目光。同時我望了一眼海洋，原來這海洋的遠處竟然還有很多別的生物。除了還有別的龍族人在觀戰，還有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當然其中部分生物是在地球上從沒有見過的。

就只一刻間，水武士已重新攻擊，激光鞭從四方八面攻

擊過來，而且即使在海中，其揮鞭的速度竟然也沒有大減。我驚訝之餘，不知怎的，更自覺自身的力量減弱，我固然無法從海洋提取力量，更因海水包裹著我，難以穿過海水借取外間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深海頗為陰暗，光線不多，也就令我變得虛弱。

我又再次落入快敗的局面中，但就在此時突然有光線透射進海洋來，我的力量突然倍增，又能勉力支撐下去。原來摩比竟然在地上燃點了一大片山火，霎時火光紅紅，照射入水中。

看到自己星球的一大片林木被燒，卡卡迪達大怒。他立時用靈力把水化成豪雨灑到地面。在這大雨狂灑之下，山火很快就熄滅了。

但就在他分心救火之際，我已突破了水面，跳到水面一大塊浮石上。

卡卡迪達跟著也跳上來。

「在這裡我們兩人都不吃虧，就在這裡決一勝負吧！」我說。這裡腳下有他的力量泉源——水，而上面就有我的力量泉源——光。

「好！我們就公平的比試一場。」

於是他又舉鞭向我攻來，我連忙揮劍格開，這時我已漸漸熟悉他的招數，不再只顧防守，而是攻守兼備。兩人又再激戰在一起，一時間鬥得難解難分。

突然間月光掩照，原來這刻竟正是新月，我內心不禁佩服

摩比，一切都在他計算之內，因為在這星球上，雖然只有一個太陽，但卻一共有五個月亮。這刻太陽還未日落，但兩個月亮已高升，再加上較近那月亮這刻正正是滿月，它們所反射的光線令我力量大增。

卡卡迪達見我力量越來越強，就刮起一個又一個的巨浪，每個都達數百尺之高，直撲向我，我用激光劍急忙在浮石上砍了兩劍，把大浮石砍開，令腳下的浮石變成像滑浪板的形狀。然後運用靈力，連人帶石浮板跳過了面前一個巨浪，再輕巧的滑在水面上，這一躍相信可能已躍過了數百尺，如果參與奧運的滑浪比賽，這一跳肯定已為我贏得了一面金牌。

卡卡迪達催動海浪，一個又一個的迎面撲來，後來的更達到數十公里之高，我連環躍動一一跳過了，但可惜最後一次還是被巨浪打中，立時被捲入海中，卡卡迪達也同時跳入海中。

決勝負的時候到了，就在卡卡迪達把激光鞭急舞，我看著藍光點點從四方八面向我攻來之時，突然把我的黃色激光劍換作了紫色，霎時間氣溫急速下降，瞬間已到了攝氏負數十多度，身邊的海水全數結冰，在結冰前我用靈力把身邊的海水逼退，留下空間。卡卡迪達霎時為之大愕，也用靈力將他身邊的水保持液態，不至被冰封。但由於在他附近的水已全結冰，使他的力量大減。若他手中的鞭並非激光鞭，肯定亦被冰封，而海水結冰使他揮鞭的速度大幅減慢。

此刻我拼盡全力，一劍向他直刺，果然突破了他的鞭網，



一劍刺到他的心口，在劍剛要刺中之際，我就停了下來。

其實我只是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當初他刻意示弱把我拉到水中，這刻我也刻意跳不過巨浪，而掉入水中，為的是要施展摩比所教的絕招，殺他個措手不及。摩比為了讓我能夠打敗卡卡迪達，早已把他的絕學傾囊相授。雖然我不能把溫度降至絕對零度，但零下數十度已足夠令周邊的水盡數結冰。當我突破他的鞭網後，我就有把握會得手，因為鞭長劍短，在近身打鬥，我會有絕對優勢。而且我這劍刺得極快，卡卡迪達已不能把鞭回捲作盾了。

果然我一劍得手，但哪知就在同時，卡卡迪達的鞭竟從外圍拐了個彎，倒刺到我背後，而且本來鞭是軟身的，但他竟用靈力使之撐得筆直，此刻就像一個大鐵鈎般倒指向我背部，但他也同時止住。

如果我把劍挺進，他也會把鞭回鈎，落得個兩敗俱傷，不竟最後我們還是打個平手。

卡卡迪達突然把鞭撤了，再用靈力把冰破開，還把周邊的水撤開，我倆就直墜下去。

距離地面數百尺時，我再次揮劍如螺旋槳，減慢下墜速度，安然著地。而卡卡迪達是會飛的，我看著不禁有點羨慕。

「這小子有點意思！即使我們打成平手也算你贏！我會和你們一起去對付暗魅，至於我們之間的帳之後再算。」卡卡迪達對摩比說。跟著他對我打量片刻，然後用靈力在我腦內說：「你準備好了嗎？」

我呆了一呆，不知如何回答。我根本從沒想過要對抗暗魅，如果真的要面對，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準備好了沒有。

不過他沒等我回答，就伸手和摩比兩手相擊，我們就這樣結盟了。



### 第三章

## 回歸

卡卡迪達認輸，並不是被我的力量壓倒。縱然我使詐，得了先機，最後也只能落得兩敗俱傷的局面。而且戰鬥中我已盡全力，他還游刃有餘。全宇宙中能打敗他的只有暗魅，而蝠族和狼族的全能武士，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而他願意認輸，因為對他來說，重點不是勝負，而是他看到了希望——復仇的希望。

原來暗魅統治全宇宙，為使狼族為他效力，他會縱容狼族任意擄掠其他星球，特別那些沒有歸順暗魅的種族。狼族自古與熊族有仇，所以首先就去侵略熊族，意圖把他們滅絕。而在熊族最危困的時候，龍族來到並施以援手，打退了狼族。熊族雖然被屠殺，但不少族人仍得以生存下來，只是自此要離開本來的居處，隱居別的星球。

狼族當然不甘心，就在暗魅的允許下，聯同蛇族和鷹族再次進行侵略，不過這次的對象不是熊族，而是龍族。但這次熊族竟然沒有回報來援，結果龍族獨自面對三族圍攻，死傷枕藉，僅僅避過了滅族，但就同樣失去了自己的星球，要遠走避難。直至狼族撤走後，才偷偷的回到自己的星球，只不過龍族人口已由原本的近八千萬剩下了不足五百萬。

龍族和熊族就此結仇。其實熊族當時實有苦衷，因摩比收到錯誤的情報，以為狼族、蝠族和蛇族會兵分兩路分別侵襲龍族和熊族，摩比情義兩難，要在自己族群和信義之間作出抉擇。作為熊族的全能武士，他最終只能選擇顧全己族之安危，帶著族人逃難，亦因此沒有第一時間回援。及後他知悉情報錯誤，內心極度懊悔，但可惜已恨錯難返。

結盟後，奧利伊亞·卡卡迪達讓我們在星球暫住數天，他要和族人商量結盟之後的行動。只見龍族人對摩比都投以仇恨的眼光，亦有不少異議聲音，但既然他們的領袖卡卡迪達已答應結盟，大家就算感到憤怒，最終也決定服從，也不會私自報復摩比。

龍族雖答應合作，但不願招待我倆，所以當晚我們也只能席地而睡。我本想睡在綠悠悠的草地上，只是摩比說那些是食蟲草，會分泌黏液把昆蟲黏著，再捲曲包裹昆蟲，然後再分泌消化液把昆蟲消化。我聽著有點心寒，覺得這星球危機處處，越漂亮的東西就越危險。摩比看到就說：「你也不用害怕，以你的身型體積，就是在食蟲草上睡足一星期，也不可能把你消化，只是它們的分泌會令你的皮膚癢癢的，還是不接觸為妙！」於是我們就在海洋底下的乾地睡下來。

夜裡，我們睡在星球的大地上，作為光武士和寒武士，根本不用懼怕野地的普通野獸。我躺在地上望向上空，看著空中的海洋在流動，月亮透過海洋滲出淡淡藍光，既美麗，亦詭秘。突然間大感詫異，起初我以為自己看到的光點都是點點星

光，卻原來不是。在日間因陽光猛烈照射，我完全看不到這景象，但在夜裡我就見到海洋中竟有很多發光的生物，有綠螢光的、黃螢光的，更神奇的竟是有紅螢光的生物。海洋之所以是藍色，因為白光透過海洋時會散射成七種顏色的光，但只有藍光這些短波有足夠的能量，能穿透海洋較深處或反射到我們眼中，紅光這些長波則會被水吸收，所以深海都是藍色的。

想不到夜裡的海洋充滿了夢幻生機。當我再定睛一看，更是驚奇，原來所看到的螢光生物當中竟然有不少是水母，雖然不少海中的生物都發光，但水母卻是特別光亮。而且這些水母並不是地球常見的那麼細小，最大的我想可能比地球上的鯨魚還要大。還有當我望向聖河時，河的顏色竟由白日的淡紅色轉為淡綠色，日裡就像人的動脈，夜裡就像是靜脈。我知道在地球上，有些湖海因生長了不同的藻類，會展現不同的顏色，綠色的藻固然常見，但有些藻類有蝦紅素，會展現獨特的紅色。這條聖河為何會變色，到底與藻類有關或是其他生物造成，我實在不知道，看著看著，我禁不住驚奇的「啊」了一聲。

摩比閉著眼，但彷彿知道我在想甚麼似的，「紅色的生物比綠色的生物更危險，莫要以體積大小去判斷，因這裡細小的生物或會更快捷、更兇猛，而且往往有劇毒。當中超大水母的劇毒又比魚龍更為厲害，總之這大海即使是我，也不敢亂闖。你今天用我所教的招數勉強和卡卡迪達打成平手，皆因你突然殺他個措手不及，而他的靈力在你之上，若他早有準備，你絕

不容易把周遭的水結冰。總之今天你表現得很好，我們也總算達到此行的目的，你也離復仇成功不遠了。」

聽到復仇在望，我暗自高興。轉眼又被這條聖河裡的事物所吸引，嘖嘖稱奇，眼前的一個奇景又再佔據了我的視線。原來在大海的遠端竟有一條大瀑布，其實這瀑布非常大，只不過它在極遠處，我之前並沒有留意到。而這條瀑布之奇是因為水流向上，而不是我們常見的向下流。水向上流，我當然是第一次見，但既然海洋能浮在天空，水向上流亦不算奇怪吧！

我不禁好奇問摩比：「水不斷的從地表向上流，那麼星球的水不是全都到了天空中嗎？」

「不是的！水雖然都向上流，但海中生物死後腐爛溶於水中後，會令水的密度變高，然後就會像雨點灑回大地。另外在寒冷的日子，水會變成冰晶，也會灑回大地，所以地表的生物也會找到水源。但你莫看這遠方的瀑布厚度才只數公里，其實內裡有一種可怕的巨大生物，會沿著瀑布上游伺機捕獵，很多從瀑布上游的生物都逃不出牠的虎口！時候不早了，還是早點睡吧！」

「為甚麼你會對這片海洋的生物有這麼深的認識？」我禁不住問。

摩比頓了一頓，緩緩的說：「因為我從前經常和卡卡迪達睡在這裡，他就睡在你現在的位置，你剛剛問過的問題，我也曾問過。」由於我倆都是躺著，我沒有看到摩比的表情，但任誰也能聽出他話中的語氣包含了無盡的哀傷和懊悔。想來摩

比和卡卡迪達的確曾經是好友，並經常在此結伴，只不過昨日親，今天仇，兩人的關係已非往昔可比，我聽著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

我對這片大海著實感到好奇，黃色、藍色、綠色、紅色的，就像點點星光，煞是好看。看著這些星光，想著摩比和卡卡迪達的恩怨，我不禁惚惚睡去。

但平靜只維持了一日，卡卡迪達翌日來找我們，說：「你們要立刻返回地球，我剛收到情報，狼族會大舉侵略地球，雖然他們備戰需要時間，但我想也不會超過兩個月。你們先回去，既然已經結盟，我會稍後支援你們，不過我還要先說服我的族人。但你們放心，我保證能夠說服他們的！」原來卡卡迪達的部分族人始終反對與摩比結盟，但這事只能交予卡卡迪達處理。

於是我和摩比回到太空船會合保羅，然後一起趕回地球。

回到太空船後，摩比一直表現沉默，我實在不知要如何安慰他。不知何解，保羅同樣的沉默，我只好讓他們自己冷靜一下。雖然我沒有出賣別人的經驗，但這卻令我想起咸美頓。咸美頓曾跟我分享過一件往事，他自從殺了地主後，就帶著偉特一起偷竊渡日，兩人雖然身手、能力不同，但卻成為伙伴，互相依靠。

一天咸美頓帶著偉特潛到一個有錢人家裡偷竊，卻被那人的手下發現了，而偉特本就膽小，被發現後，逃走時竟然雙腿發軟，走不動。咸美頓為免束手被擒，就丟下偉特，獨自逃走。

偉特則被抓住，被人毒打及禁閉。其實咸美頓亦偶爾會嫌棄偉特礙手礙腳，想過對他置之不理，但逃回家後，一直心感不安，所以冒了極大的風險，再次潛進大宅。雖然最後也成功救回偉特，但卻受了很重的傷，要休養數月才完全康復。自此，偉特就一直追隨著他。咸美頓跟我分享時說，若當時沒有回去救偉特，他會抱憾終身。雖然那次差點要了他的命，也為他身上帶來兩條長長的刀疤，但現在他每次摸著這兩條刀疤時，也興幸自己沒有捨棄朋友。

想起咸美頓和偉特，當晚再難以入眠，特別是媽媽和偉特的死狀在我閉上眼後，就會在腦海不斷浮現，叫我痛得撕心裂肺。我不再勉強自己去睡，就從臥室走去太空船的駕駛倉，又看到保羅靜坐在駕駛倉中呆呆的看著那張照片，手中還握有一部舊式電話。這次我真的再也忍不住，我走到他身邊坐下，想要直接的問，但我終是抑壓住我的好奇心，沒有問他那張照片的事，畢竟這始終是他的私事。我問：「你究竟是甚麼身份？為甚麼一再幫助我？你又為甚麼知道這麼多事情？」

在 KP84C 這地球上，我一而再，再而三有被騙的感覺，儘管我相信保羅對我絕無惡意，但我實在不可以再在這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和他們相處。

保羅頓了頓，收起了相片：「這也是時候了，讓我告訴你吧。」

他緩緩的繼續說：「我是來自地球的保衛者，地球保衛者是在很久以前由光武士所建立的，他知道暗魅的力量會越來越

強大，自己亦難以繼續壓制他。而且他擔心自己一旦死去，就再沒有人能對抗暗魅。」

「於是他成立了地球保衛者，全部成員都是自願加入，並接受了基因改造，而我更配備了納米血和機械裝置。我們的存在是為了將記憶保存下來，也是為了尋找有機會進化的人類，幫助他們進化，確保新一位的光武士會出現，能繼續對抗暗魅。而我當然就是其中一位保衛者。」

「那你為甚麼會加入？」

「在危難時，總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我也只是希望盡一點力，保衛地球。對抗暗魅的責任始終在你，而非我！至於你願不願意，也只能按你的意願，我也不能強迫你！」

我默然，除了報仇，其他事我都不太關心，亦提不起勁。我也知道這樣的自己太過自私，比起保羅更是不如，但這些我都不管，反正這個世界不曾為我做過甚麼，我也沒有虧欠這個世界，犯不著為地球拼命。

保羅看懂我的表情，說：「我們也不要為這事爭論，船到橋頭自然直，而且我也希望你能為母報仇！」

我也不再多問保羅的背景，轉而問如何能找到殺死我媽媽的狼人，保羅說若我能擒下土武士，自然就能找到兇手。我既已有明確目標，也就回到艙房內休息。

不多日，我們終於回到地球。

我不願意承擔保衛地球的責任，但要我看著地球滅亡，甚麼也不做，我也有點於心不忍。於是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

警戒各國，我不保衛地球，但他們可以，只要他們有預先防備就好。儘管我的性格有點隨意輕率，但我並不愚蠢，我實在不知道可以從何入手去說服別人。我想如果我告訴別人有外星狼人會侵襲地球，我肯定會被當作精神失常。若果我帶著這個會說話，會以雙腳行走，並手握武器的北極熊到聯合國說話，就更肯定會被當作怪物般被圍捕。至於我黃血人的身份更是絕不能說出，否則又會被抓去做實驗品。

但我想不到更好的辦法，最後我還是選擇聽從保羅的意見，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聯合國告訴他們危機已逼在眉睫。只是在出發前，我向保羅說我要先易容，問他有沒有好的易容方法。因我是通緝犯、竊匪首領，加上我爸爸是殺人犯，我的身份只會令事件節外生枝。然後保羅就拿了幾塊像真度極高的仿真人皮面具出來，應該是用3D打印機列印出來的，但這並不是簡單的膠皮面具，而是加了神經細胞的人皮面具，據說一般是極昂貴的整容手術所用的。這張面具因加上神經細胞，能與人臉緩緩融合，原本是設計出來用於整容的，不過因為極昂貴，所以只有富人能採用。但卻被某些地方的叛軍偷取，並用來易容以避過政府的監察。這面具如果只戴兩三天，和一般面具沒有分別，可以輕鬆脫落，回復本來面容。但若然連續戴四五天就會慢慢與皮膚融合，連續戴滿一星期就不能逆轉，會永久易容。這面具可隨著我真實的表情而改變外觀，這種面具做得很細緻，一般的檢查實在難以發現。而且這面具更裝有電極裝置，加以強大電極更可以由一個樣貌變成另一個樣

貌。

然後我和保羅都易了容，直接去到市政府總部，告訴別人狼人大軍會從外星侵襲地球。為免引起騷動，我把摩比留在隱蔽的地方，只有我和保羅兩人去說服眾人，果然我們真的被當作精神失常，還被他們以搗亂的名義圍捕。如果我不是有異能，恐怕這刻已被他們拘禁在精神病院。經過這次預習後，我和保羅就改去聯合國，嘗試說服他們。這時的紐約經過人機大戰後還沒有完全重建，但大部分已回復舊觀，被破壞的聯合國總部都已完成修復的工作。我們嘗試闖入聯合國，果然不出所料，我們還沒見到各國代表就同樣被當作搗亂者圍捕。當然若我們大開殺戒，軍警都不是我和保羅的對手，絕對沒有人可以攔阻我們，但我來的目的是預警，怎麼可以尚未保衛地球，就先大開殺戒呢？

於是我改變主意，放棄在聯合國說服各國，轉而去了電視台，這次卻帶著摩比同去。就在他們的新聞時段，直接佔據了直播時段，說明了外星的狼人大軍將至，地球危在旦夕。雖然直播的後段被電視台終止了，轉去播影其它新聞片段，但我們的訊息大部分還是被直播出街。而我們就在被警方圍捕前逃之夭夭。

本來之前兩次圍捕都得不到關注，但這次的電視片段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立刻引起了很大回響，整個地球都瀰漫著恐慌的氣氛，雖然也有人認為這是電視台的惡作劇，也有說摩比只是電視台的電腦特技，但還是令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激盪，在輿

論的壓力下，政府最終在電視廣播邀請我們到聯合國向各國的領袖說明事件的始末。

我和摩比終於站到台前，準備發言。

「請說出你的姓名。」來自德國的主席問。

因我還是個通緝犯，我只是想通報敵情，叫各國好好準備，並不打算惹上任何麻煩。

「彼得。」這是我進入大堂前，看到掛在走廊那幅掛畫的畫家名字。

「我來是要警告大家，外星的狼族要來侵襲地球，希望大家好好準備防禦！」我單刀直入說。

「你是哪一個國籍的？」美國的代表問。

我沒想到大難當前，竟然得到這樣一個回應。

「快回答，你是不是美籍的？是誰叫你在這裡妖言惑眾的？」俄羅斯的代表更急切。

我呆下來，不知道應如何作答，也不知道如實作答或胡亂作答會帶來甚麼後果。

「你是哪一國派來的間諜？你身邊是甚麼怪物？你用的又是甚麼武器？是激光劍嗎？」中國的代表終於加入。

跟著大堂一片混亂，各國代表爭吵不絕，甚至出現了互相指罵的情況。

我忽然明白，原來這大堂內所有人最關心的不是地球的安危，而是他們眼前所看到的那把激光劍，這看來像是外星科技，並且他們希望知道我的超能力究竟會為哪一國效力及擁

# 光與暗 之戰 2

NOVEL 132

書名：光與暗之戰 2——月亮之戰  
作者：火幻光  
編輯：吳苡澄  
封面插圖：小茶  
內文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圖書分類：科幻小說  
ISBN：978-988-8822-02-7  
定價：港幣98元正 / 新台幣 390圓正



若然地球終將毀滅，你會選擇退縮，  
像微塵般在亂世亂竄逃生，還是挺起  
胸膛，血濺戰場，成為歷史中的巨人？

一心為母復仇的光永照，在成為光  
武士後，對宇宙幽靈暗魅構成威脅，  
故被暗魅所派遣的外星種族追捕，  
而他的同伴更慘遭獵殺。當整個地球  
被黑暗籠罩著，狼族大軍的太空船  
艦迫近地球，殺母仇人卻突然現身，  
光永照能否放下執念，與盟友共同  
對抗敵軍，保護地球，抑或是捨棄  
自己所愛或愛自己的人，只為復仇？

光明和黑暗本是雙生，當我們處於  
絕望的黑暗之中，一線曙光便會悄  
然而至。



ISBN 978-988-8822-02-7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科幻小說

定價：港幣 98 元正 / 新台幣 390 圓正

